



陈四益
丁聪 图文

陈文丁画之



◎严文井 「陈子寓言」就是挺好玩的。在这个世界里，谁都没有特权，或者说，有特权也不作数。什么达官贵人、和尚皇帝、正人君子、刀笔小吏、龙鳞虎凤、狗头大人，千奇百怪，各各的经，各唱各的戏，都是一本正经，都又荒诞不经。

◎王朝闻 「陈文」近似太极拳，寓摔倒对方的强于柔顺。在漫画与寓言并举的方式，可能比在幽默里，虽属文盲体，含义却更易懂。「丁画」虽不能不从属于寓言的内容，但画家在被

动中求主动，敏于创新。关于漫画与寓言并举的方式，可能比在幽默里，虽属文盲体，含义却更易懂。「丁画」虽不能不从属于寓言的内容，但画家在被

◎方成 丁聪是漫画家中很受尊重的。画风近写实，而对画中每个人物的表情、动作、心理，以及漫画中每个物象和景物刻画都十分细腻。工笔线描，一丝不苟，施墨敷彩，处处精到，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形成了丁聪绘画的艺术风格。

◎王蒙 妙喻是承载思想的舟，你无法不感到陈四益先生思想的犀利、犀利、丰富与活泼，他不急于描绘与痛斥，豪啮或甩手榴弹，他从从容容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妙喻，再加上永远是「小丁」的丁聪老的幽默，于圆熟醇厚之中的配画，便构成了「陈文丁画」在《读书》杂志的开篇或收篇风景。

有喻图

陈四益 文
丁聪 图
名家·文画

陈文丁画之

有喻图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文丁画之百喻图/陈四益著;丁聪绘.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5

ISBN 7-5039-2948-0

I. 陈… II. ①陈…②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②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547 号

陈文丁画之百喻图

著 者 陈四益 丁 聪

责任编辑 李春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60毫米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200千字

绘 画 207幅

书 号 ISBN 7-5039-2948-0/I·135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丁聪，著名漫画家、肖像画家、插图画家、舞台美术家。1916年生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至今七十余年。唯1957—1980年间创作被迫中断。丁聪画笔犀利，风格独具，广有影响。解放初即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是二、三、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为鲁迅、老舍作品所作插图堪称经典。漫画著作有《丁聪漫画系列》、《丁聪画册》、《中国漫画系列——丁聪卷》、《世相写真图》等四十余种，不少作品出版了多种文字的外文版。



陈四益，上海嘉定人，1939年生于四川成都。成都，古称益州，遂以为名。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文革”中，离上海，进工厂，后又当记者，编刊物。三十余年，学无专攻，文多杂著。退休前为《瞭望》周刊副总编辑。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瞎操心》、《丁丑四记》、《轧闹猛》、《权势圈中》、《世相写真图》、《一枕清霜》、《社会病案》、《臆说前辈》、《草桥谈往》、《准花鸟虫鱼》等十余种。



名家·文画

“陈文丁画”系列

《百喻图》

《唐诗图》

《世象图》

《竹枝图》

封面题签 丁 聪

责任编辑 李春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序一

一部奇书

严文井

《百喻图》是一部奇书，第一“奇”就奇在花了不少时间我不能把这部书归类。

最先我以为这部书是清代以前某个封建王朝的野史；继而以为这部书是一种笔记小说，当然也是清代或清代以前的玩意儿；继而又以为它是从类似庄子、韩非子或我所不知道的某个“子”的大作中辑出来的古董。说这书“奇”，的确也奇，至于分不了类，一多半还是怪我自己读书太少，不熟悉中国古籍。

后来我有缘见到作者陈子四益，才知道他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现代人。我禁不住在心里发牢骚：这位陈子可能是存心找别扭。明明“五四”运动已经反对了文言文，提倡了白话文，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他还来开倒车，偏偏要违背时代精神，用文言文写作，这不是在跟我这样的读者捣麻烦么？

文字的复古倾向，是此书令我称奇的第二个原因。

好在陈子和颜悦色，谈吐可亲，使我敬而不畏，于是我又继续来钻研这部书了，免不了又想把它归类。



我忽然顿悟了。大喜叫道：这不是当前流行一时的“纪实文学”么，虽然每篇都太短了一些。

我就又仔细查了一遍，发现这些“纪实文学”原来记的都是“乌有国”之实。这又坏了，我的地理知识本来就贫乏，反复想，这个有些像我国的“乌有国”又位于地球上的哪一洲呢？怎么我就没有听说过？

我家有个小小的地球仪，于是我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转着那个圆球，一连转了好几遍。凡标志着洲和岛屿的陆地我概不漏过，就是没有找到一个“乌有国”，更不论什么“子虚城”、“大荒山”、“无稽崖”等等了。

这就奇了！这是我叫“奇”的第三点根据。

不得已，我就打电话给陈子，问道：“先生所撰莫非为寓言乎？”陈子在电线的另一端答曰：“然也！”好像他还面带微笑，虽然我并未看见他的面孔。

我有些失望了；原来这部深奥难懂的奇书竟然非“经”、非“子”，只不过是“寓言”、“笑话”之类的小玩意儿，我何必为它费那么多时间。

某天，陈子不知来了什么灵感，到我家来令我给这部书写个“序言”。

难哉序也！我心里直打鼓。

情不可却，我只好再一次琢磨这部书，想碰运气找到一点什么“微言大义”、“言外之意”。我决心以“面壁九年”的精神来领会一点什么道道。

我运气还不错，居然在九天之内就又一次顿悟了。

我没找到什么“义”和“意”，却找到了寓言的有趣之处。



陈子寓言就是挺好玩的，他的寓言自成一格：在这个世界里，谁都没有特权，或者说，有特权也不作数。什么达官贵人、和尚皇帝、正人君子、刀笔小吏、龙鳞虎虱、狗头犬人、千奇百怪，都只能老老实实共处于一室，各念各的经，各唱各的戏，都是一本正经，又都荒诞不经。说它不真实又像那回事，说它真实又没那回事。谁想来当考证家，谁就是大傻瓜。因为一则一二百字的不能当真、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儿，值不得为它写上一部二十万字的研究巨著；也不像“红学”，你一“研究”，就可以成“家”。当然更不会有人去研究陈子的家谱，陈子本人也省去许多麻烦。

闹了半天，陈子不过是在写寓言。

寓言乎，寓言哉！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既然如此，我就更要说这部书是奇书了。因为它明明比不上那些艳情哀情、半男半女、亦男亦女、风流秘闻、奇案侦破、气功奇闻等等之类的长篇巨著能够来钱，而陈子偏偏要来写这玩意儿，岂不奇乎！

我决不祝愿寓言走俏，更希望它的衰败，以至绝种。

但我却希望陈子的书是个例外，希望这部奇书有人看。我这想法如有不妥之处，担保下不为例。



序二

致作者的一封信

王朝闻

四益兄鉴：

即将南行，匆匆只读了几则大作。但就它们的结句来说，读起来也比读《伊索寓言》或《艾子杂说》更觉亲切。不知别的读者对你这种用文言体写作的感受如何，我觉得你这样用文言来写寓言，也和惠能写的偈语那样不难理解，而且文字的洗练性更有助于寓言的含蓄美。正如你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新寓言的写作表现了你对传统文化的特定素养，将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古为今用的贡献。

我所读过的几篇新作，最感兴趣的是每一则的结句。正如古典诗词的结句，你的这些寓言结句也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不读《荐贤》的上文，只读结句“是真可以代我者也”，不明白主角把木偶当作贤人看待的过程，这样的结句是打不响的。但读了上文而读到这样的结句，觉得上文全体皆活。《坠瓶》先写宝瓶处于险境，主角不顾救瓶而指责别人不负责任，窗帷拂瓶坠地而粉碎之后，那“一室扰攘，戛然而止”的结句显示了强烈的讽刺意味。

阅读关于讽刺与幽默的界定，往往使我对特定概念不甚了了。



读你那《圣人徒》，特别是读它那结句，觉得它是有讽刺性又有幽默感的。我猜想，你在写作时对结句格外着力，但读起来使人觉得轻松活泼，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你的写作近似太极拳的“棚、掇、挤、按”，寓摔倒对方的强利于柔顺温和的方式里。看来这篇寓言是从《论语》的“公冶长”章的情节脱胎出来的，这也是创造性的古为今用。孔老先生对“宰予昼寝”不以为然，但你所虚构的这位名叫“曾孔”（尊孔）的圣人之徒，却断章取义，“无所顾忌”地“坦腹而卧”；他客观上是以“朽木”或“粪土之墙”自居。这也可见你在结句方面的功力。

似记得以鬼喻人的小说《何典》里，有这样两句既像废话，又不像废话的“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不记得它是不是讽刺江湖郎中的诡辩，我看这两句话颇有现实意义。假定那些惯于卖弄洋话“OK”的洋圣人崇拜者，读了你这篇《圣人徒》，而且把 Mister 曾孔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尊容而若有所悟，不止于觉得崇拜土圣人者的可笑，他就不再是教条主义中毒太深的病人。若能觉得你的这篇寓言有治病的药效，这篇新寓言就功德无量了。

你那篇《中的》的情节和结句都有趣，但似乎不如另一篇题为《打虱》的寓言更有以柔克刚的药力。后者那位阳谷县令，像《聊斋志异》里的人物一样是虚构的。惟愿阳谷县的人不会因为你用了这个地名，就觉得你对他们持对立态度。这位以长于打虱而自诩的某生，和景阳岗打虎的武松一样是想象出来的人物。当了县令还保持了打虱的习惯，这分明有虚构意味。不管某生是不是县令，他以打虱数量自诩，而看不起只打死一只老虎的武松的本领，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思维方式，存在于某些以学者自居而“顾盼自雄”者的身上。可见，这篇寓言的重点不在于讽刺人物的身份而是某生所代表的思想



与作风。某生梦见黄衣使者要他去为山君扞虱，他“齰棘不前”的原因，由结句作了耐人深省的交代：“所惧者，虱而雄踞虎臀者也。”

这话虽属文言体，含义却通俗易懂。你这样的讽刺可能是从“狐假虎威”的成语脱胎出来的吧？或许也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名言有关；它也使我联想到“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流行语，但你的这一虚构很有创造性。形式荒诞的这一寓言，当作对于生活真实的一种概括，它所蕴含的普遍意义，有助于世道人心。作为一种思想工作的特殊方式，这样的寓言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只要坚持鲁迅所说的讽刺不可乱用的原则，这样的寓言值得提倡。实在来不及多读，其他如《读画》《时文》和《乌纱》的结句都有画龙点睛之妙，请恕我不再“出口转内销”，向作者对作品作分析。

关于漫画与寓言并举的方式，可能使两种艺术形式相得益彰。漫画家丁聪勤于创作，你俩的合作可能产生互相促进的作用，我只看到他给《狂童》的插画，还不知道他怎样发挥他所掌握的漫画手段，在新的创作任务之前作出新的“变法”。作为读者的我，对插画的期待也像对风景区的导游的期待：不期待它代替读者对作为语言艺术的寓言去作造形艺术的局部性的解释或“翻译”，而是期待它使读者觉得，它对欣赏对象的丰富内容，作出蜻蜓点水的启迪和诱导，这样，漫画性的插图就可能像你的寓言的结句那样，构成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插图不能不从属于寓言的内容，但作者可能在被动中求主动，以寓言的结句般的洗练的形式，构成它自身相对的审美价值。我的意思是说，插图也应当求简而不求繁，以简见繁更有讽刺的威力。

看者容易做者难，但愿你们的创作构成双璧。

再见！

序三

珠联璧合

方 成

我们的作家里不少人是专门写作的，是专业作家。雕塑家有专做雕塑的，是专业雕塑家。画家呢？也有专业画家，如专业的国画家、油画家，但是漫画家除外。我们的漫画家每天都得上班，上班自有上班要做的事，有余暇才去作画，上班又能作画的也有，不多。他们年老退休、离休，不上班了，约稿的人跟着就来，于是便有了专业漫画家，例如丁聪，他今年 75 岁。

报纸刊物需要漫画，很容易先想起他——丁老艺术水平高，不上班，人又和善，组稿成功率高。报刊常需用人物肖像，首先想起的也是他——他画得准，画得很像，有这本事的人除他之外还真难找。小说出版需要插图，编辑首先想到的还是他——他生活经验丰富，学识渊博，上自唐宋元明清以至今的各色人物，用器，摆设，环境等等，他都画得出来，画得又精，将时代气氛表现得很真切。他为鲁迅、茅盾、张天翼、老舍等作家的作品所画的插图，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位漫画家、插图画家虽然不上班，却比上班那时候忙得紧，成天紧着忙。幸亏老人家身子骨硬朗，吃得好，睡



得着，干起活来，那劲头儿连小伙子都佩服。

一本好书要出版了，名叫《百喻图》，陈四益著，丁聪画。文与图配合得极好，丁聪的画在这里尽其所长，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文艺形式。文是寓言体的富于哲理的世相评议，图是插图，也是漫画。这插图比一般文学作品的插图内容分量重得多。少则几十个字，多则一百多字的小故事，这画将主要情节表现出来还不算，还添加不少文字里见不到的补充，写的是某种特性的人和他的活动。文字用语是抽象的，想得出，看不见。这图把一切画了出来，一眼看清，连文中没写出来的也画出来了，而且还用漫画手法作突出的表现，给人的感受既实在，又丰满，还带出画家的幽默感，别有一番情趣。例如，《吕生》这一则中，只写“乡人”两个字，看图上，画的是十个穿戴各异、相貌不同的活生生的人。《古器》这一则中，写的是“积铜聚玉”、“汉玉宣炉”八个字，是概括的也是抽象的词儿，可看图上，画的是陈列在架上和握在手中的十几件在古董店里见得到的古董。《官廉》里写的那个官，以“廉”标榜，嘴上冠冕堂皇，心和手可不老实。看图，此人的嘴脸那副假相，一看就不是东西。再看《进谏》和《衡文》的插图，更是漫画的笔法，使人忍俊不禁，这些在文字里是看不到的。

为文字配插图，请插图专家最合适；为讽喻性的作品配插图，请漫画家最合适。丁聪是插图画家又是漫画家，二者全兼，再合适不过了，作品自是不凡。

丁聪是漫画家中很受尊重的一位老前辈，从三十年代开始作画至今，永远保持对艺术不懈的追求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画漫画，画书籍插图，画电影海报，对画中每个人物造型和景物刻画都十分细腻，工笔线描，一丝不苟，施墨敷彩，处处精到。他多年从



事戏剧舞台美术设计和画报编辑工作，先在《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大型画报任编辑，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和《装饰》杂志主编，曾为《钦差大臣》、《正气歌》、《北京人》、《家》、《牛郎织女》、《雾重庆》、《升官图》等著名话剧作舞台和服装设计，是一位经验丰富、高水平的舞台美术师和装饰艺术家。多方面的艺术实践使他在绘画上显出细腻和具有装饰美的特色。看他在这部书里的画，举凡人物服装上的花纹，各种饰物、器具，室内景、外景、亭台楼宇，都画得精细，连墙上挂的小照片和挂历画的人物都不疏漏。对作品要求如此严谨，在漫画家和插图画家之中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的画使人感到精美耐看，诱人欣赏。漫画是喜剧性的艺术形式，丁聪多年从事戏剧工作，对传统京剧熟悉，还能操京剧管弦乐器。从他画的人物活动姿态中，可见我国传统喜剧表演风采，使画面显出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他画风近写实，而对画中每个人物的表情动态，则以漫画手笔着力于内心的刻画，这一切形成丁聪绘画的艺术风格。

寓意性故事的结构短小精练，言简意赅。配上画，就等于作了进一步艺术加工，作品更向读者贴近，使人看得更清，解得更透，增几分动人魅力。对文字来说，这画属于插图性质，然而又是作品整体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缺了它就大为减色，这种文与画相得益彰、难解难分的关系，和小说与插图的关系便有所不同；尤其是丁聪的画，把这种关系显示得分外清楚。寓言语短意长，又多风趣，性质与漫画接近，两者配合，既有深刻的内容，又见动人的艺术形象，二者互相辉映，这种文学艺术结合形式，可谓珠联璧合，所以我称之为“颇为新颖的文艺形式”，我想读者会与我同感的。



序四

妙喻如舟

王 蒙

我本来想写的是妙喻如珠，可能开初只是因了读音的联想，因了声母与韵母的接近，我写成了妙喻如舟。

是的，妙喻是承载思想的舟。读陈四益先生的《百喻图》，你无法不感到他的思想的敏锐、犀利、丰富与活泼。再加上永远是“小丁”的丁聪老的寓锋芒于圆熟憨厚之中的配画，便构成了《读书》杂志的开篇或收篇风景。

但又不仅是承载思想，不仅是形式、躯壳与载体。如果仅仅是摆渡的舟，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疑问：何必要自己跟自己转腰子，写个什么比喻呢？干脆明说直说，干脆写成传单、声明、宣言、策论、意见书不是更痛快一些吗？干脆把舟楫变卖，赤条条乘风破浪游水过去岂不更为拔份儿？在一个大家都急急忙忙，一看标题就立即作出反应，谁也没有工夫细读深想的时刻，那样不是更容易被理解与接受，更减少误读与难读，更容易及时得到喝彩与应和吗？

是的，快餐心态已经浸透到了文化圈子，消磨时间有肥皂剧，



刺激情性与开动自己的锈迹斑斑的脑筋，跟随闹哄，有天马行空的激昂大言。自以为是的人们阅读的目的愈来愈变成了寻找刺激、“表态”而不是理解与思考了。人们写作的目的也愈来愈变成表态与赢得掌声而不是营建什么有点复杂甚至于有时候还需要点细腻的精神架构了。在这种风气下，性急的思想者呐喊者与冲锋队员大概再也不会坚持小说、诗歌、寓言、抒情散文这些麻烦的货色的写作了。对于同样性急的读者来说，也许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当众喝一声：

“坚决拥护×××！坚决反对×××！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但是还是有陈四益这样的作家。他不急于喊叫与痛斥，不急于嚎啕或甩手榴弹，不想闹闹哄哄吹吹打打。他从从容容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妙喻。妙喻的好处在于它常常比构思中确立的主旨更丰富。许多人不信奉佛教，但是他无法不欣赏佛教的百喻。形象大于思想，这常常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个规律几乎变成了文学之所以不会灭亡的首要根由。

比如陈四益的《错病》，一位医者以治疗腹痛之“囊中丹”治百病，当治疗无效而受到病家责备的时候，他反而责备病家：“哪有此事，自家错病，反尤医者！”

着实令人喷饭。主旨应不复杂，讽刺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再一想，由于医者治愈了一名腹痛患者就都来找他就诊，这种盲目性带来的苦果似也不无咎由自取处。再者，医者不从病家的实际与利益出发，只顾自己的小道理歪道理，居然做到了振振有词，读之令人为语言的功能而顿足长叹。

如另一喻《猢猻》，写一批趋炎附势的宵小。结语曰“树可易而猢猻不易”，就深刻得令人战栗了。除了文中已经分明写出的“以利合者，利尽则散”的意旨以外，猢猻的故事显然包含了一种怵目惊



心的人性悲剧意味。

就是说，舟不仅是载体，舟也是“货物”本身。舟令你徜徉思索，寻觅温习不已。

《德政》的主旨实在是深刻而又奇异。苛政固然猛于虎，自以为是德政、教化高雅、一厢情愿、把百姓一下子“提高”到空中楼阁，“亦有甚于猛虎者也”。读之能不三思？

《有恃》几百个字，活脱脱写出了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与两难悖论，发人深省，余味无穷，但并不包打天下，不摆出一副洒家一刀捅了你们八个窟窿的牛皮架势。这是脱离生活而又关上门亮肌肉块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这些比喻都非常现实。《东下》、《为神》、《加码》、《奇石》、《减俸》、《琢磨》、《郭优》、《教谕》等等，其现实依据呼之欲出。例如《教谕》使人想起了职称评定，而《奇石》令人想起了种种“炒”热“炒”红的运作。

然而妙喻又不仅是就事论事的一声抗争。妙喻的特点既在于它的现实性，又在于它的故事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距离产生了比照，距离使你联想到人间许多事体情理的统一性，前后的一贯性、继承性，人性的普遍性，使你从就事论事的层面升华到举一反三的层面乃至抽象概括的超越表态的思考层面。这是一种非快餐型思想的挑战与契机。它要求的是思考与探索，它失去的是直露简明的动员性，它得到的是一点真知真见。

距离又是一种美。人间百态，世上风光，缘木求鱼，画虎类犬，声东击西，欲擒故纵，大愚若智，昏昏昭昭，吵闹之后复归为平静，平静之后再挑起新的乱糊，忙忙碌碌，空空荡荡，一切的一切都是审美的对象。因距离而含蓄，因距离而幽默，因距离而不躁不狂。

